

宗教与少数民族人口的婚育

殷 丰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宗教在我国各民族中流传很广,据解放前统计,信仰伊斯兰教的在全国有800多万人,信仰佛教的约有460余万人^①信仰这两种宗教的人占当时少数民族人口的1/3以上。宗教同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往今来,一种宗教常常被许多不同民族所信仰,反之,一个民族也常常信仰几种不同的宗教。一言以蔽之,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遍及祖国各地。解放后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增长,信仰宗教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据1985年统计,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由解放初期的800多万^②增加到1985年的1400多万^③。在青藏、内蒙高原,藏、蒙古、门巴等8个少数民族均为全民信仰喇嘛教;在云南省的傣族、布朗等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小乘佛教。那么解放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状况又是怎样呢?解放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很快。1953年少数民族总人口为353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08%;1964年为3992.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78%;1982年为672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7%;1987年为8590.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04%^④。从1953年到1982年的近三十年中增长了90.35%,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同1982年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长了4.84%,而少数民族人口却增长了27.8%。这种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上的差别,除他们所处的地区分布、经济状况、人口构成不同的影响外,还与他们所持的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本文试图就小乘佛教、喇嘛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对少数民族人口婚育的影响略谈一些看法。而对天主教、基督教不做具体的阐述。原因有两点,一是天主教、基督教涉及到汉族信仰问题,而汉族中信仰此教的比例是多少,没有具体的统计资料;二是这两种宗教对人口婚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对堕胎方面,在这方面也没有具体的材料加以说明,故略去。

一 小乘佛教对少数民族人口生育的影响

小乘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形式的佛教,在汉代由斯里兰卡经中南半岛传入我国的云南省。在云南省的25个少数民族中,傣、布朗、阿昌、佤族、德昂族皆信仰此教。小乘佛教除了对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影响外,还对其人口的婚育有深刻的影响。“六五”期间,云南汉族人口总增长率为5.97%,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为12.30%,年平均增长率2.35%^⑤。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5年内总增长率在10%以上的有满、蒙古、布朗、德昂、傣、佤等15个民族(其中包括“归本还原”等族别更改因素在内)。现以信仰小乘教的几个少数民族为例(见表1)^⑥加以说明。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之快,同他们信仰小乘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傣族人口居住最多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解放初期有95%的傣族信仰小乘佛教。现在在西双版纳则发展到全民信仰^⑦。按照傣族习俗,每个男子在八九岁后,都要到佛寺当一段时间的和尚,除极少数终身为僧外,大多数在20岁前还俗。在傣族人民看来,男子出家做和尚同结婚一样均为人生大事。如果男孩不当和尚就没有取得做人的资格,受到社会普遍歧视。从1981年恢复宗教生活到1985年,西

① 《民族研究论文集》第1集,第63页。

② 《民族研究论文集》第1集,第63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见伊斯兰教章,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6年第1版。

④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分册》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

⑤ 《中国人口年鉴》(1986);第28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

⑥ 《中国人口年鉴》(1986),第2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

⑦ 钟之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表1 信仰小乘佛教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口状况比较

族别	1985年末人口(万人)	1980年末人口(万人)	总增长率 %	年平均递增率 %
傣	89.43	79.30	12.77	2.43
布朗	6.86	5.58	22.94	4.22
阿昌	2.21	2.01	9.95	1.92
佤	31.79	28.66	10.92	2.09
德昂	1.35	1.19	13.45	2.56
汉族	2 321.07	2 190.84	5.97	1.17

双版纳州的佛寺由145所增加到415所；和尚由655人增加到5 532人（不包括每年还俗的人数）①。僧侣占全州傣族人口的2.5%，勐海县达3.8%。今天在西双版纳的城镇乡村，身披黄袈裟的和尚比比皆是，寺庙到处可见。

小乘佛教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灵魂，故有“不害”（不伤害有生命的物类）的原则。这种教义演变到现今对待生育方面的观点则认为：妇女生育是命中注定，是佛的安排。妇女生孩子如同鸡下蛋，生完了就完了。由于宗教对这些民族的渗透，使得信仰小乘佛教的少数民族出生率很高。例如，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布朗山区是布朗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也是小乘佛教盛行地区，这里村村有佛寺，人人信小乘佛教，加上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布朗族人口再生产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具有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相对于出生而言）、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见表2）。由此可见，布朗族妇女生育还处在无控制的自然生育状态。

在年龄别生育率方面，傣族和布朗族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生育率起点高；（2）生育高峰来的快，持续时间长，峰值高；（3）生育高峰上升下降幅度大；（4）非生育高峰年龄组生育率的起点较高（见表3）。

表2 1986年勐昂布朗族同全国、
云南省人口状况比较②

地 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全 国	20.77	6.69	14.08
云南省	22.31	7.28	14.5
布朗族	50.5	20.6	29.9

表3 全国、傣族、勐昂地区
布朗族年龄别生育率比较③

年 龄 别	全国(86年)	傣族(85年)	布朗族(86年)
总和生育率	2.2915	3.09	7.511
15~19	0.0087	0.30	0.085
20~24	0.1832	1.44	0.33
25~29	0.1682	0.96	0.33
30~34	0.0668	0.27	0.26
35~39	0.0224	0.10	0.32
40~44	0.0065	0.00	0.14
45~49	0.0025	0.02	0.033

表3显示，傣族、布朗族各年龄组生育率都处于高水平上。造成傣、布朗族等信仰小乘佛教的少数民族生育水平高于全国妇女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除早育、密育和多育以外，节育率普遍低于全国水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以前，这些民族的产妇就有两个禁忌，即产妇不准入佛寺，一切佛经不能带入产妇的住房。现在他们认为避孕、绝育是违反佛意的，如谁要使用避孕工具，就不允许进寺拜佛，并且倍受歧视。因而，信仰小乘佛教的妇女一般节育率较低。1986年云南傣族已婚妇女的节育率为56.1%，而未采取

① 同第37页②。

② 布朗族人口状况见云南大学人口所：《云南布朗山区布朗族生育状况剖析》，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全国人口状况见《1987年计划生育年鉴》，第141页；云南省人口状况见《1987年计划生育年鉴》，第380页。

③ 全国和傣族年龄别生育率见《1987年计划生育年鉴》，第407页和424页；布朗族同②。（表3中全国与布朗族年龄别生育率不等于TFR，从作者。本刊注。）

避孕措施的已婚妇女为43.9%。1986年全国妇女生育率为85.61%，两者相差29.51%^①。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一方面小乘佛教同当地的少数民族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教民的生育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说明，小乘佛教在生育方面的论点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距离。这将是我们在做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考虑的方面。

二 喇嘛教对少数民族人口生育的影响

佛教在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后，和当地的原始宗教本教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成为具有地方特点的藏传佛教——喇嘛教。10世纪后期，喇嘛教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和噶举派。明永乐年（1409年）由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派。它传播于西康（四川）、甘肃、青海和蒙古的藏、蒙、土、裕固、纳西等民族之中。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在藏族地区，寺院发展很快。《西宁府新志·祠祀志》记载，“番人、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出家者”。到解放前，西藏全区有2711座寺院，僧尼有12万人之多^②，其中有60%属格鲁派僧侣，格鲁即“善律”的意思。它主张为僧侣不分显密都要严守戒律，不许娶妻生子，不准参加农事。并提倡僧侣常住寺院，以严格划分僧俗界限。其结果，使男女性别构成极不平衡。在婚姻关系上造成了妇女严重过剩，影响了藏族人口的增长。从清雍正年间（1723—1736年）到民主改革的二百多年中，藏族人口下降了40.5%。解放以来，西藏人口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人口负增长到人口增长缓慢，发展到1987年的平均每年递增4.2%（1953—1964年平均每年递增-0.09%，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42%）。藏族人口趋势的这一特殊性，是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喇嘛教对人口的重大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一）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没有法定配偶，终身过着非婚的性生活。在这些外婚户妇女中，终身生育率都很低。这是由于这些妇女长期处于不正常和不稳定的两性生活中，家庭困难大。1981年在炉霍县宗塔牧业公社调查，当时有非婚生育妇女81人，已生育125个子女，平均每人生育1.54人。可见，一般生育子女都较少^③。

（二）由于喇嘛中青壮年的正当性要求不能正常解决，医疗卫生落后，社会上性病流行，往往引起部分妇女不育或少育。据1959年以前调查，甘孜州性病患病率农村约40%，牧区为50.7%^④。在四川阿坝州的若尔盖县（牧区），1953年中央第二民族卫生队在该地诊断疾病分类，性病占病例的72.8%。性病流行的结果：（1）妇女不育，藏族60岁以上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为3.1，明显低于同龄组的全国平均水平；（2）不婚率为17.6%，即在她们进入婚育年龄时不能婚配。这与大批男性离家进入寺庙，从而减少了妇女的婚配对象有关；（3）婴儿死亡率高，宗教观念视生育为不洁，是亵渎神灵的事，致使孕妇均在牛圈或野外生育。加上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故婴儿极易感染疾病，造成较高的死亡率。据1952年在康定、道孚、乾宁三县对1685名已婚妇女调查，解放前，共孕6308次，其中流产486次，占7.7%；活产婴儿死于脐风、肺炎等病为2876人，死亡率为49.39%^⑤。

（三）藏族人民的生育观深深打下了佛教的印记。佛教教义讲到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离别苦、五阴盛苦）^⑥，其中人的诞生或者生育列为众苦之首。藏族妇女受八苦的影响很深，视生育为苦中之苦，认为“生育即拉命债”，“生育即烦恼”^⑦。即儿子长大宰牛羊，女儿长大踩死虫蚁，都会伤生造孽。而且子女的一生也在受苦、受烦恼，因此不愿多生多育。显而易见，不论从喇嘛教的教义、教规或是它的人生八苦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藏族人口的增长。

自从民主改革以后，90%以上的僧侣还了俗^⑧，一切符合婚姻法的人都享有婚姻生育的权力。根据1980

① 《计划生育年鉴》（1987年），第424页。

②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教育》（1949—1984年），第112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③ 王瑞玉：《喇嘛教与藏族人口》，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④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卫生处1950—1959年工作总结》。

⑤ 《四川省志·民族志》第9章，第47页。

⑥ 据邱明洲：《中国佛教史略》第6页整理。

⑦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论文资料选编》，第286页，甘肃人口学会编，1983年。

⑧ 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西藏农业地理》，第10页，1984年。

年甘孜拖坝、生康两公社抽样调查,不婚率由1950年的15.14%下降到1980年的8.96%,终身非婚生育妇女所占比例由1950年的14.15%下降到1980年的3.47%。现在尽管西藏地区绝大部分藏民们仍然十分信仰喇嘛教,但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藏族妇女逐渐改变了过去深受宗教影响的生育观,不再认为生育是苦,人口出生率由60年代的16%左右上升到70年代的25%,到1986年全区总人口为202.4万人,出生率为24.5%、死亡率为8.41%^①,均高于全国同年水平(全国出生率20.77%,死亡率6.69%)。妇女生育胎次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见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藏族育龄妇女的二胎和多胎率均高于全区水平。

藏族人口由负增长转向高增长的过程,说明了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以后,生育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又可以说明藏族人民既保持了信仰宗教的自由,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在宗教实践上也有了一定的新认识。

三 伊斯兰教对早婚和生育的影响

解放初,全国大约有800多万人信仰伊斯兰教,到1985年我国的穆斯林人口总数上升到1400多万。其中回、维、东乡、保安等族为全民信仰。《古兰经》为伊斯兰教的经典著作。由此产生了伊斯兰教法学、伊斯兰教教历、伊斯兰教哲学。它的教义、教规与教民们的婚、丧、嫁、娶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伊斯兰教对早婚的影响。伊斯兰教教义规定:女子9岁,男子12(也有书记载13岁)“出幻”。出幻即成年,男子举行割礼,女子穿耳洞。成年后即可做礼拜,教规也允许此年龄可以结婚。所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很多教民都按教规许可的年龄结婚。解放前,教民的结婚年龄一般为女十二三岁,男十三四岁。现在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对许多农村的女孩子来说,超过18岁不结婚就会被别人议论,或是不好找对象。早婚的现象由来已久,尽管现在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同国家规定的新婚姻法还有一定的距离(见表5)。近几年来,

表4 1986年西藏育龄妇女生育孩次比较^②

	一胎		二胎		三胎以上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全区	3 070	53.5	1 730	30.15	938	16.35	5 738	100.00
汉族	1 022	89.65	87	7.6	31	2.72	1 140	100.00
藏族	2 048	44.54	1 643	35.73	907	19.73	4 598	100.00

表5 维吾尔、回、东乡族早婚年龄比较^③

	1949年	1960年	1976年	1980年
甘肃张家川回族	10	14	16	19
新疆墨玉县维族	15.5	15.1	14.8	16.0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	14	16		18
全 国	18.46	19.81	21.59	23.05

由于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各方面的政策都放宽了,有些不够结婚年龄的青年干脆不领结婚证,只要通过阿訇(阿訇是伊斯兰教的职业者,一般主持清真寺的教务)念一下经,举行仪式就可以了。这就使私婚人数增多。如宁夏泾河源乡1986—1987年6月有121名回族姑娘结婚,其中56人不足18岁,占结婚人数的46.3%^④。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加强了妇女的依附顺从、忍耐心理,因而在一些农村地区早婚现象比以前有所增加,其中年龄最早的只有14岁^⑤。

(二)伊斯兰教对生育的影响。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认为,“子女的多少是真主的前定,由不得自己,生孩子是主的慈悯,生多少算多少,再穷也是为主的慈悯”^⑥。在这种教义的影响下,教民们是否要实行计划生育,都要听阿訇的意见。如能否结扎,能否上环……。阿訇说“使得”就去办,阿訇说“使不得”就不办。在不能办的地方,既不准结扎,又不准服避孕药。对做了结扎的教民,不让念经,不让上寺。在这种地方,不论是回族还是汉族,育龄妇女生育情况均为多育、密育^⑦。

①② 《计划生育年鉴》(1987),第383页。

③ 维吾尔族见《计划生育年鉴》(1987),第134页;回族、东乡族见《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论文资料选编》,甘肃人口学会,1983年。

④ 李温:《近期宁夏回族聚居地区婚姻状况现存问题调查》,《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⑤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论文资料选编》第72页,甘肃人口学会,1983年版。

⑥⑦ 李宏规:《固原地区多孩生育情况与原因分析》,载《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1期。

伊斯兰教在男女性别上,偏好于男性,但他们绝不允许溺害女婴,而且还保护女婴。他们认为孩子是真主赐给的,“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他欲创造什么,就造创什么;欲给谁女孩,就给谁女孩,欲给谁男孩,就给谁男孩”^①。因此,每出生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在教民看来都是命中注定,从来没有溺弃女婴的现象。

四 原始宗教对少数民族生育观念的影响

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以反映人和自然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初期状态的宗教。它的形式主要是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其中鬼神观念浓厚是这种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它没有行成文字性的教义和教规。它的传播主要靠巫师进行。这种宗教对于我国的汉族来说,已成为摸不清的遥远往事,但它却被我国东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鄂伦春、赫哲、苗、彝、水、仡佬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信仰。这是因为在解放初期,我国的3 6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400万人口处在封建农奴阶段,100万人口处在奴隶制阶段,60多万人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与这些社会阶段相适应,还存在着采集、渔猎、刀耕火种的经济形式,以及多种原始的宗教信仰。这些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和灵魂不死意识,仍然给今天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一) 萨满教对人口生育的影响。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为我国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满等少数民族所信仰。它以万物有灵的信念为思想基础,为比较成型的原始宗教,是多神教。萨满教的巫师萨满的主要职能,一是为氏族成员求儿求女;二是为氏族成员“跳神”治病。因为萨满教的教民们相信萨满能沟通神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萨满并不能使它的教民们人丁兴旺。解放前夕,鄂伦春族人口稀少,据统计,只剩下2 256人^②。其原因除了各统治阶级对鄂伦春人民的横加摧残以外,同时还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和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有一定的关系。

鄂伦春族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妇女生养时有许多禁忌。萨满教认为妇女生孩子不洁净,会触犯神灵,因此不能在有神位的仙人柱(帐幕)里分娩。为了不违犯教规,妇女只好在搭起的临时简陋产房“纠哈汉”里分娩,由此常造成新生儿和产妇冻饿而死。萨满教还规定妇女在坐月子期间不允许丈夫照顾,生病后只能找巫师来“跳神”医治,这也是鄂伦春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③。解放后,鄂伦春人改变了居住条件,由原来住的“仙人柱”搬进了新瓦房,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提高,鄂伦春人有病不再请巫师“跳神”;妇女在产前、产后也能得到丈夫的精心护理,现在鄂伦春人口已由1949年的2 257人增加到1987年的4 400人^④。

(二) 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对人口生育的影响。在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许多少数民族依然保持着原始宗教的色彩。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万物有灵思想十分盛行。这些地区村村有庙堂,户户有神台。在相当广泛的少数民族中,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神灵附着,对人都具有保护或伤害的能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名目繁多,在婚育方面也不例外。虽然原始宗教对少数民族婚育方面的影响没有具体的说明,但从这些少数民族所崇拜的物中,可以看出其生育观念受支配的程度。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中的一种现象。以图腾为标志,它既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又包含着氏族公社的某些制度,为我国的彝、朝鲜、傈僳、黎等近十个少数民族信仰。表现在生育方面的图腾崇拜主要都是渴望多生多育。如竹崇拜在广西、云南等地的彝族中流行。他们认为本族与竹有血缘上的联系。因此,孕妇临产前,丈夫或兄弟取兰竹一根,截取竹筒,待婴儿生下后,将部分血装入筒内,吊在竹上,以保佑母子平安。凡婚后不孕者,常往竹山求子。葫芦崇拜为基诺族所信仰。基诺族为了渴望多生儿女,则把婴儿出生时按男女不同性别的胎盘分成9份或7份装入葫芦内埋入楼下,以求图腾保佑。

神灵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认为,一切事物皆有精灵寄托,所以崇拜多种鬼神为其表现形式,为我国的门巴、彝、毛难、白族、羌等近20个少数民族所信仰。而表现在婚育方面的现象是丰富多彩的,专门管生育的神就有近10个。如壮族的“花神婆”为专管生儿育女的女神。婴儿出生时,要在床上铺上纸花,逢年过节母亲要带孩子去祭花婆,以求神灵保佑多生儿女;毛难族的“婆王”;基诺族的“披莫娘娘”;土家族的“阿密妈妈”;羌族老人还教育子孙敬奉“白石神”,说:“桩九杈木香,生九个儿子,立九个门

① 《古兰经》267页。

②③ 《鄂伦春社会历史调查之二》第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④ 《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全国分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户，冒九股炊烟”，以求多子多孙。由此可见，这些信仰原始宗教的少数民族渴望多子多孙的观念十分强烈，而这些观念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距离。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则认为生育能力越强的妇女越受人尊敬。因此，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见表5）。所以，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表5 “六五”期间广西部分
民族构成的变化^①

族别	1980年末人口 (万)	1985年末人口 (万)	增长率 %	年平均增长率 %
汉	2 203.53	2 363.05	7.24	1.40
瑶	80.67	109.63	35.90	6.30
仫佬	7.73	11.04	42.82	7.40
毛难	3.22	6.42	99.38	14.80
京族	0.59	1.09	84.75	13.05
水族	0.37	0.55	48.65	8.2

生育水平，历来被人们认为“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今已是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逐步减少。有些人口增长过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卫生事业都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去被认为荒僻的贵州民族地区，现已无荒可开，有的地方人均耕地只有0.6亩左右。因此对一些人口较多，发展速度较快的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已是一个十分严峻的任务。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在制定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时，既要注意控制少数民族中人口增长过快的那部分民族，又要积极扶持少数民族中人口数量少，人口发展缓慢的那部分少数民族。

（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发展交通。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少数民族提高思想认识，既使他们仍保持宗教信仰的自由，又能够在宗教实践中有新的认识。

（三）在宗教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由宗教上层人士帮助宣传计划生育工作，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主任穆易兰，针对一些教民把计划生育同宗教信仰自由对立起来，一怕实行计划生育失掉信仰，二怕施行计划生育违犯教规的特点，同协会一方面组织伊斯兰教学者查阅、摘录伊斯兰教经典中有关生育节育方面的论述，启发教民加深对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发动2 000名阿訇带头宣传计划生育，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②。

（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普及避孕节育措施。有些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卫生知识缺乏，避孕知识更无从谈起。他们遇到生病时求巫医、求神，对节育或避孕措施极不理解，心怀疑忌。因而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和落实节育措施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保障。在落实节育措施时，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如东乡族妇女在做计划生育手术时一定要女大夫，不允许男大夫来做。了解了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普及和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是很有益处的。

（五）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普及中学教育。在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使他们不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摆脱当地的一些不好的风俗。因此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普及中小学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前提。有些少数民族在寺庙中一面学经一面学文化，这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但要不断完善和补充，使少数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相结合，并为少数民族人口的繁荣昌盛服务。（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计划生育协会）

① 《中国人口年鉴》（1986），第2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

② 《1987年计划生育年鉴》第179页